

瓦

當

榮

經





瓦當景
 右
 印
 綽



瓦當彙編 / 錢君匋, 張星逸, 許明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民80
面 ; 公分
ISBN 957-547-088-5 (平裝)

1. 建築 - 中國

922

80004292

瓦當彙編

編者：錢君匋 張星逸 許明農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五二八八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四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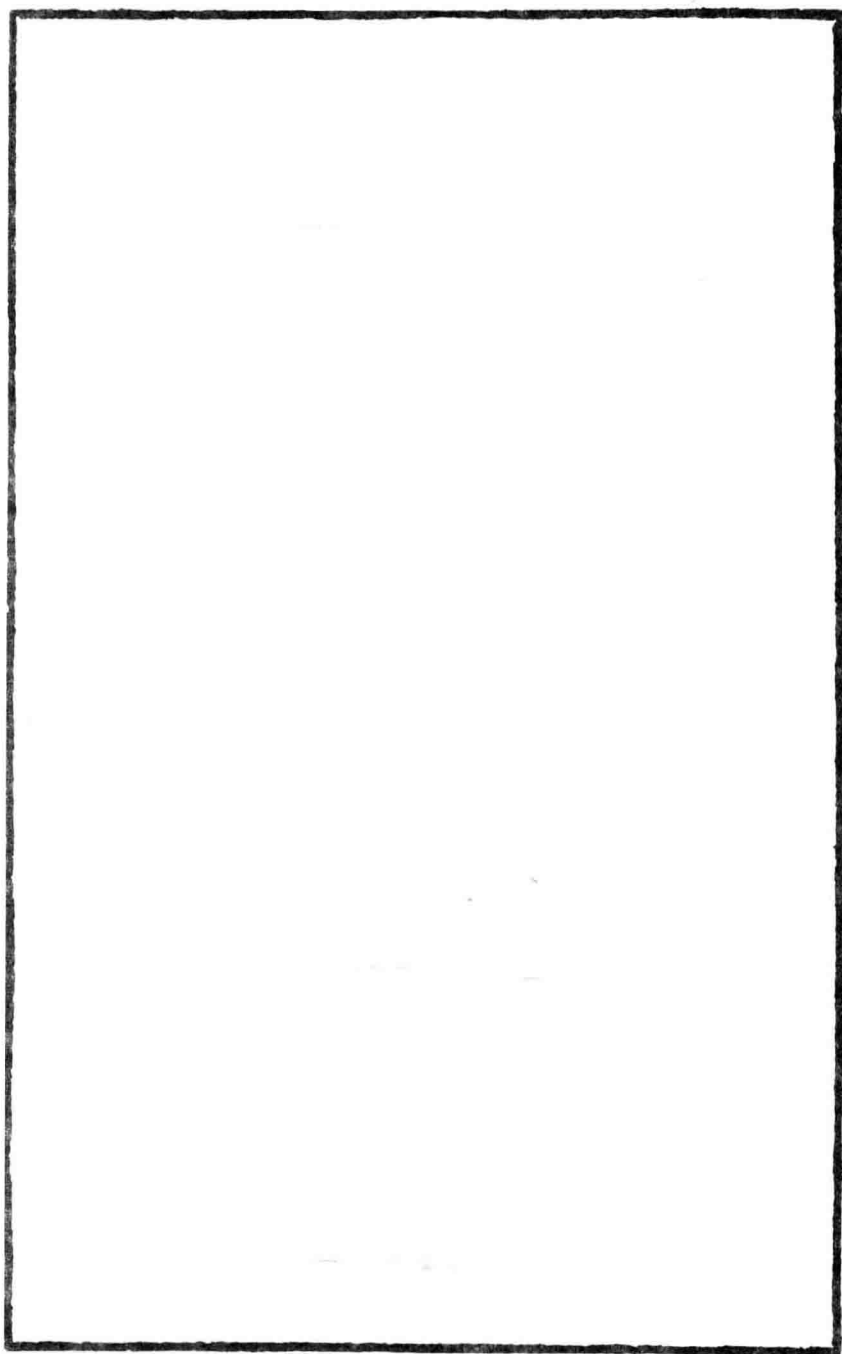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088-5

出版說明

瓦當是我國古代建築的組成部分，早在周朝就有燒製。瓦當即筒瓦之頭，又稱瓦頭。形式有兩種，一種爲半瓦當，一種爲圓瓦當，戰國多半瓦當，秦漢則多圓瓦當。瓦當上印有鳥獸紋、圖案紋和文字，都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形象生動詭異，紋飾樸素大方，文字隨勢變化，真可作百世楷模。《瓦當紋錄》一文對瓦當的演變和藝術性作了分析研究，凡字當均有釋文，對研究瓦當藝術的讀者來說甚有幫助。唯感不足的是本書收錄近七百個瓦當中翻刻的居多數，原拓較少，自不免有失真的地方，然仍不失爲一本有價值的通俗瓦當參考資料。

民國八十年十一月



序

丙寅（一九二六）春以事過秦，於碑林市得筒瓦拓本數十。深喜圖形範制，古樸精美；畫像如：青龍、白虎、渦雲、動植，莫不生動有致。文字如：《永受嘉福》之鳥篆蟲書，《長樂萬歲》等變化萬千，洵極秦漢篆隸之奇；宜漢儒譽爲璧度，清人珍同和璞也。此後銳意收求，凡得六百餘件。

歲戊午（一九七八）星逸學長蒞舍見貽瓦當數十件，因出舊藏，相與賞玩，深慨我國瓦當刻本之貧乏，環顧海外瓦當文集亦未逾百，星逸奮起以敍錄匯編爲請，越年又介秀水許明農同志舊藏數百，哀聚排比，汰其重出，與未可確信者，定稿七百，編爲一冊，謹作『四化』文化建設之曝獻，以揚祖國先進文物之光輝。惟緣秦漢瓦當，年久代湮，著聞名當，幸存於前人圖錄者，亦不多覩，茲爲求全匯編，故偶或採輯一二以爲填補，此情此意，幸請中外博雅者原宥而有以辱教爲幸。

庚申冬十月，桐鄉錢君甸序于抱華精舍，時年七十有五。

瓦當敘錄

張星逸撰

一、瓦當考源

我國是地球上開化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所以宮殿建築在殷商時代（公元前一七六六——一一二二）已很講究。《詩經·商頌·殷武》篇云：『松桷有梲』（松木的椽子挺直），『旅楹有閑』（眾多的柱子很大），『寢成孔安』（寢廟造好了，高宗的神靈住得很安適）。不過屋面是否用瓦，詩裏沒有明確交代。但憑我們的想像，決不能相信傳統說法是茅茨（屋上用茅葺鋪蓋）的吧。根據一九七六年六月六日周原考古辦公室的《簡報》說：『最近于扶風縣法門公社召陳村發掘出來的西周晚期大型建築群遺址的建築，多係四坡，屋頂全部施以板瓦和筒瓦，所用瓦材達十多種，都帶有釘或環，用以固定瓦的位置。有的筒瓦上還具有較繁複的黼黻紋。』憑這節報道，結合《呂氏春秋·君守》篇的『昆吾作陶』句來推測，不僅殷商已有用瓦的可能，上推夏桀時代，早已發

明陶瓦的了。因為昆吾是夏桀時代的同盟部落名。作陶，就是製造瓦缶類的陶器。昆吾的陶器，在周代還是很負盛名，連陶壺也被稱為昆吾的（註一）。所以《詩經·殷武》篇頌美寢宮建築如此之美，屋上覆蓋用瓦是不消說的了。

《簡報》中所謂板瓦與筒瓦，曾見清代日本刊印的《秦漢瓦當圖》益城松崎先生的序引有精當的說明道：『凡瓦蒙（蓋在）屋脊，曰甍（音萌 méng），屋脊棟（梁）也。鎮棟兩端（壓在棟梁的兩頭），曰獸瓦，又名鴟吻。鸞中而仰覆其屋，曰板瓦。覆板瓦而下，曰甍（音桶 Tǒng）瓦。又寫作甍。甍之垂檐際而一端圓形有文者，曰瓦當。當者，當檐頭也。』這對瓦名區別解說講得比較具體。因此清阮元贊許他說：『足補《說文》之遺。』文中所謂板瓦，今稱本瓦。也可稱它為底瓦。民房用以上覆，就稱面瓦。那筒瓦是秦漢時爲了『宮殿務求壯麗』（註二）的要求，才把覆蓋的面瓦改爲圓形的筒瓦。又把檐前下垂的瓦頭，仿照壁般的加以紋飾，範制捲雲、樹、木、鳥獸、四靈等圖案。後來又運用文字，取得裝飾、應用兩者兼善的效果。所以瓦當的發明，在秦漢工藝美術建築史上可說已是登峰造極的了。更因魏、晉、六朝以後，我國文藝全面開花，微不足道的宮瓦，已不爲人所注目，並不甘心在瓦頭上再

下功夫，因而終止了它的進展，甚至衰退。秦漢瓦當的文字紋飾，顯出它獨特的結構，成爲現代金石書法工藝美術的典範，被珍爲藝林的瑰寶。

關於這些宮瓦的出土地域，就我國歷年發掘所得的資料大體說，秦代的多在咸陽、鳳翔等處，漢代的多在長安，而又遍及山東、河南、河北、遼寧、甘肅等縣市。現據歷代文獻和近代的考古報導的瓦當出土地區，表誌如下：

省別

市

縣

陝西

長安（漢都，今稱西安）、咸陽（秦都）、鄠縣、郿縣、興平、扶風、寶雞、南鄭、韓城、鳳翔、隴縣、寧強、臨潼、華陰、藍田、淳化、大荔。

山東

歷城、臨淄（齊城）、曲阜（魯城）、諸城、東萊、掖縣、即墨、鄒縣、滕縣、穆陵（齊城）。

河南

洛陽（王城）、新安、靈寶。

河北

邯鄲（趙城）、懷柔、易縣（燕城）。

遼寧

瀋陽

甘肅

天水

四川

重慶

青海

海晏

山西

萬泉、洪洞、侯馬（晉城）。

福建

崇安

廣東

廣州

江蘇

贛榆

內蒙

包頭、呼和浩特。

其他在國外出土的，都是漢後產品。如蘇聯貝加爾湖出土的『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等瓦，當爲王莽時所製。朝鮮樂浪郡故址出土的『大晉元康』瓦，更顯然非漢品的了。

瓦當自魏晉以後，因佛教興盛的影響，從六朝以至唐宋，普遍地流行蓮花紋飾。唐代一般都是蓮花紋的，偶有作雲龍紋的。文字瓦只三四種，如『長安寶慶』等。早期的蓮花形狀略尖，唐代較寬肥，北宋蓮花紋小而尖，遼、金時又出現獸面紋。沿用到清代成爲瓦當的主要紋飾，通稱貓頭瓦。清代文字瓦，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國，曾用楷書製『太平天國』四字瓦，形式作扇面形，四周配用雲紋，在浙江金華方山嶺村屋出土，云係侍王李世賢府第用瓦。分存嘉興市博物館。

但是這些瓦當製造粗劣，真的不及秦漢遠甚，即就一九七五年內蒙石子灣北魏古城出土的瓦當寫真拓本來說，蓮花紋和獸面紋圖案的庸俗；文字瓦當『富貴萬歲』的非隸非楷，四字大小不勻，簡寫訛妄。例如『富作』，歲作（註三），正是孩兒新體，老粗試筆，怎夠得上美術的品評而有欣賞的價值呢？那不過承前啓後，綿延瓦當的源流罷了。

二、瓦當名說

『瓦當』，是指秦漢宮瓦、檐頭瓦的一個專門名詞。最初見於著述的概稱宮瓦。宋李好文《長安圖志》稱爲瓦頭。清代乾隆時期（公元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秦漢宮引起了金文學家的注意，開創了研究之風，才確定了『瓦當』的定名。宮瓦爲什麼名當呢？因爲這些宮瓦瓦頭的銘文，很多稱當。例如：『蘭池宮當』、『馬氏殿當』、『宗正官當』、『萬歲豕當』等；同時也有稱瓦的，例如：『長水屯瓦』、『都司空瓦』；更有複合爲『甕』字的，清畢沅《關中金石記》曾載『長陵東甕』四字瓦。所以清人拼合『瓦當』一詞也可說是一個複合名詞。

但是秦漢宮瓦，把瓦頭既名『瓦』，又名『當』，那究竟是什麼涵義呢？有人引《韓非子·外儲右上》云：『玉卮通而無當』句，注『當

『底也。我們認爲瓦當是覆蓋眾瓦上面，向外懸垂滴水的檐頭瓦。稱它『瓦頭』，尙合事理，怎說是瓦底呢？或有引《說文解字》云：『當，田相值也……眾瓦節比於檐端，瓦瓦相值（接），故名爲當。』那末瓦瓦相接，都該稱當，難道當可作爲瓦的代詞嗎？又有人把當作抵當義，而云抵當眾瓦，不致滑下，故稱爲當（註四）。試看民間一般瓦房，很多沒有瓦當裝置的，眾瓦斜鋪直下，未聞滑下；此解也難成立。更有因發現山東濰縣高氏傳藏的應（音標 *ing*）氏豕筩，而云：『筩，《說文》：斷竹也。以其形似竹筩，故名筩。筩、當音近，訛轉爲當。』此說又只能作爲瓦筩的釋義。筩當音近的訛轉，也頗勉強。總之，眾說紛紜，恐怕都非秦漢命名爲當的本義。

我們上追古寫，瓦當的當，在漢賦裏都寫作璫。《文選》班固《西都賦》：『裁金碧以飾璫。』漢韋昭注：『裁金碧以爲棖（音催 *ci*）頭。』《說文》：『棖，椽也。周名椽，秦名屋椽。』據此注解，璫即棖頭，也就是椽頭。清焦循更精密地加注道：『棖之抵檐處曰棖題。覆以瓦，雨自此下漏。』這解說又才正確地說明了瓦當的位置和作用。司馬相如《游獵賦》云：『離宮別館……華棖壁璫。』更分清了椽、璫不同的形象。他的措詞，是說椽子是描花（華）的，瓦當是像璧玉般的。所

以，漢韋昭又注說：『裁玉爲璧以當棖頭。』（註五）細味所注，欠通事理。縱使封建王朝窮極奢華，也未必會拿珍貴的璧玉來裝飾檐頭；事實秦漢瓦當發掘至今，只是陶品，而沒有璧玉。因此相如賦的稱爲璧璫，正是形容這些瓦頭具有精美如璧般的文飾。我們觀察今傳諸家的《瓦當圖錄》，無論圖案或文字的設計，都有模仿璧玉的迹象。最顯著的，璧的中心有好孔（璧玉的中孔曰好，四周稱肉）。瓦當中心，也都布置著圓圈或圓形的字或凸起的圓塊，其他乳釘圖案，如：朱雀瓦、虎形瓦，以及億年無疆瓦等，都是脫不了璧的風格。因此璧璫一詞，也許可說是瓦當最原始的名詞。按：『璫』，《說文》飾也。婦人耳飾，古稱耳璫。後漢宦官（明、清稱太監）用金銀貂蟬做冠帽的飾品，當時稱爲『貂璫』。後來便把璫作爲太監的代詞。明代奸惡的魏忠賢，世稱魏璫。因此秦漢璧璫的略稱爲璫，而簡作當。正也是同樣地省略，成爲習慣的簡稱。今稱瓦當，義爲瓦飾，卻也名符其實。

三、瓦當著錄

秦漢宮瓦，直到北宋，始見歐陽修《硯譜》有『羽陽宮瓦』十數枚的傳錄，和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記寶雞縣民權氏濬池得『羽陽千歲

『瓦事。南宋無名氏《續考古圖》卷一，摹寫漢『益延壽』、『宮立石苑』、『長樂未央』與『羽陽千歲』四瓦的文字。這恐是瓦當摹拓最早的文獻。元李好文《長安圖志》錄示『長樂未央』、『長生無極』、『漢并天下』、『儲胥未央』、『萬壽無疆』、『永奉無疆』、『上林』等七瓦。當時這些著錄，只是博古地好奇志異罷了，所以繼踵寂然。直至清初，閩人林佶於漢甘泉宮舊址（今陝西省淳化縣）得一完整的『長樂未央』瓦。一時知名人士，相互題詩傳頌，引起了人們對秦漢宮瓦的注意。乾隆初，武林朱楓得閩中漢瓦三十枚，著錄《秦漢瓦當圖記》（乾隆二十四年刊），才確定了複稱瓦當的專名，奠定了瓦當文字的地位，進一步啓示人們對瓦當文字研究與鑒別。陽湖孫星衍、畢沅，青浦王昶等聞風響應，競相搜訪，極一時之盛。繼朱楓著錄的，以程敦所撰的《秦漢瓦當文字》最爲豐富，上下二卷，續一卷，先後刻印於乾隆五十二年，五十九年，收錄瓦當一百三十九枚，異文達五十五種，摹刻相當精美，據他致友人孫淵如信中說：

『此書瓦文，始用棗木摹刻，較諸原字，終有差池，後以漢人鑄印翻沙之法，取本瓦爲範，熔錫成之，獨「長毋相忘」、「有萬喜」二瓦，猶爲仿本。他日尙睹眞文，當更鑄之。』

後來如吳大澂、端方等都癖愛摩挲，採訪收藏，交換拓本。清末吳隱的《遁庵瓦當存》（宣統二年刊）所集拓本，流布最廣。羅振玉的《秦漢瓦當文字》五卷（民國三年刊）的匯刻，可說是清代研究瓦當的總結。他是用木刻傳摹原拓的面貌，雖然沒有加以考證，但在目錄裏添注出處和收藏者。羅氏另有《匋廬日札》，敘述瓦當解說。兩書對照，足知概略。清代瓦當研究的著錄，除上述外，尚有錢亦軒《半宮瓦當文考》一卷，錢坫《漢瓦圖錄》四卷（鈔本），王儼洲《古瓦繪圖》（鈔本），王襄《簠室古甬》等，並有列入金石文字的編纂中的，如：王昶《金石萃編》、馮雲鵬《金石索》、翁方綱《兩漢金石記》、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陳抱之《求古精舍金石圖》、陳直《關中秦漢陶錄》等，對瓦當的文字研究，是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的。

十九世紀以來，中外研究中國金文學家，對瓦當文字的收輯著錄，更加不遺餘力，日本一九六〇年新版的《漢瓦當文集》，據伏見冲敏的敘說云：

『以藏瓦著名的大倉集古館不幸遭逢關東大地震損失了，現在資料的仰求，依賴書道博物館和各大學研究所的集藏。雖然得不到原品的鑒識，我們所選的拓片和照片，力避以前存疑而可挑剔的東西。這文集比

過去刻印的自信是相當精選的了。』

的確，我們拜讀了《漢瓦當文集》，雖只八十四枚拓片，八枚照片，較之先前的《書道全集》瓦部所輯印的已大大豐富提高，可以說和我國一九六四年陝西省博物館出版的《秦漢瓦當》所輯的秦瓦四十枚、漢瓦九十五枚互相輝映的了。但就金石文字研究的角度來說，從清末到現在，瓦當的出版一直滯留在百數枚左右，總覺遺憾而難於滿足探討者的願望！我們合力輯聚藏瓦，重新匯編，類分三編，編次是：

甲、畫當：一、戰國畫當，二、秦畫當，三、漢畫當。乙、字當：一、宮殿，二、官署，三、祠墓，四、吉語，五、紀事，六、其他。丙、附錄：一、瓦筒，二、板瓦，三、瓦滴。

全書共收瓦當約七百枚，其中重文的約四百餘枚。

四、瓦當文字

瓦當紋飾採用文字，秦惠公（公元前三九九）起造祈年宮，在瓦當上銘刻『年宮』的篆文，恐是最初的創造吧？

瓦當文字的排列，限於十六、七厘米的圓形面積上，雖有少至一字多至十二字的圖例；大率總以四字最爲適合我國方體字筆劃字形的設計